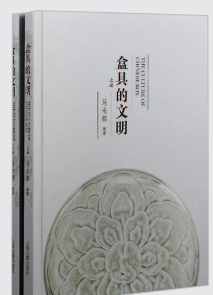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收录中国古代精美金具200件,旨在通过金具这些小小的容器,使读者体会古人历经千辛万苦的发明,品味金具表面的华丽与内在的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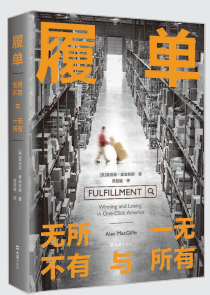


《金具的文明》(全二册)  
马未都 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年4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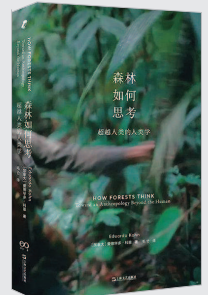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讲述了曹操墓惊心动魄的发掘故事,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认定墓主人身份,根据一系列关键证据对公众的质疑逐一进行科学回应,以全新的研究成果还原一个真实的曹操和他的时代。

《此处葬曹操》  
唐际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6月出版



本书以互联网巨头亚马逊为透镜,通过长达十年的调查,捕捉了科技寡头阴影下的众生相,展现了一个在地理与阶层上被资本分裂的美国。

《一无所有》  
[美]亚历克·麦吉利斯 著  
曾楚媛 译  
文汇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作者通过民族志的手段,深入考察了厄瓜多尔的鲁纳纳的生存方式,并试图理解他们是怎样将自己与世界上最茂密森林中的各种“存在”联系起来。

《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  
[加]爱德华·多·科恩 著  
毛竹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4月出版



本书追忆师友亲人的往事,记录人生中的种种缘分,既是出版家钟叔河先生的私人历史,也是重要的文坛史料。

《今夜谁家月最明》  
钟叔河 著 王平 编  
花城出版社  
2023年4月出版

书人茶话

# 为续写《茶经》,海外学人卷出新高度

■ 谢影

19世纪中期,塞缪尔·鲍尔将《茶经》引进英国,并将陆羽称为“有学问的学者”。《茶经》能在全球传播,的确拜茶叶的风光所赐。作为一种既古老又现代、天然适合国际传播的全球化商品,茶叶很快征服了欧美的学者和社会名流。茶的异国情调、社交功能、药理作用等,都令海外茶客着迷,这是陆羽在大唐撰写《茶经》时所无法预见的。

假如陆羽生活在后工业时代,英语讲得足够好,科研经费雄厚,时间自由、机票自由、买书自由,能够自由出入全球各纬度的茶山、茶厂,那么,他用英语写一部全球版《茶经》,想必不成问题。

没错,有些海外学人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全球化时代的海外汉学家,倚靠各种基金会的赞助,在续写《茶经》的赛道上赶赴后继,不断卷出新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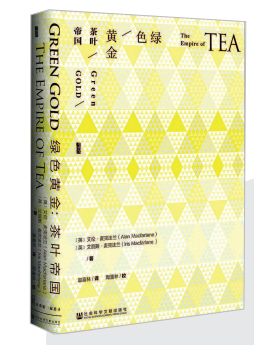
## 茶叶帝国的崛起:英国“茶二代”眼里的“魔水”

陆羽写《茶经》的初衷有二:一是告知世人种茶、制茶、煮茶及品饮的方法,二是将饮茶这一行为上升到人格的完善、美学情操的建设层面,推广禅门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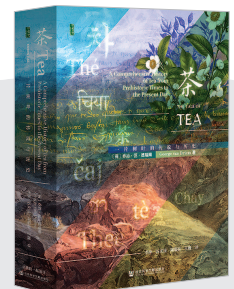
然而,当海外学人尝试将《茶经》升级、扩容为全球版时,他们开辟的新赛道其实是危险的。当茶文化成为海外汉学领域的“学术生产驱动力”时,任性扩容、自说自话等神奇操作往往也应运而生。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英国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及其母亲所著的《绿色黄金:茶叶帝国》算是一股清流。

艾伦·麦克法兰是一位茶厂经营者的儿子,1941年出生于印度阿萨姆邦的西隆。身为“茶二代”,艾伦·麦克法兰拥有得天独厚的30年田野调查经验。与印度茶农大量接触的阅历,为其写作积攒了一手材料;而成年后在牛津和剑桥接受过的苛刻学术训练,则令他游刃有余地对历史文献抽丝剥茧,将纸上的材料与活色生香的经历互为印证。最终,他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中,以文字重绘了英国的殖民地图,揭示了茶在印度的种植和加工细节,以及茶对这个行业里的劳工和工人产生的影响。

德·昆西将茶汤称为“魔水”——历史上由于缺乏城市供水和排污系统,霍乱、痢疾成了人类常见的“杀伤性武器”。



《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英]艾伦·麦克法兰、艾丽·斯·艾伦 著  
厄喜林 译 周重林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  
[荷]乔治·范·德瑞姆 著  
李萍 李国文 周瑞娟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人类要想喝到安全的饮用水,往往只有一个可行方案,就是喝茶。这也是英国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积极推广饮茶的重要原因。而艾伦·麦克法兰则通过考察印度近200年来的茶园经营史,发现了一个悲惨的事实:茶叶天然具有的强大杀菌功能,在给人带来积极功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和人力剥削。阿萨姆邦诸多茶园劳工的平均生活水平令艾伦·麦克法兰震撼:“我立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去让那些住在肮脏逼仄的贫民窟的人们生活得好一些。”

艾伦·麦克法兰的母亲也曾立下过类似誓言,但她的各种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茶园有一千多个孩子,但小学的面积只有我们客厅那么大……不管他们上不上学,父母亲都看不到他们在茶园之外的世界有什么未来。我可以自己花钱买橡皮泥和课本,但他们就是不肯来上学。”

艾伦·麦克法兰在写作中尝试回答尚未有人提出过的一些问题:英国人是否因喝茶而从一个一度具有侵略性、好斗、喜欢吃红肉、喝啤酒的民族变得温文尔雅起来?大英帝国为何将触角延伸到印度并开辟大面积的茶园?这些问题是,陆羽始料未及的。在陆羽的大唐,“殖民地”概念是不存在的。而19世纪的英国人,为了降低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成本,致力于寻找能大量种茶、制茶的殖民地,以期替代中国。当英国人在印度阿萨姆邦发现野生茶树并大面积开辟茶园的时候,就意味着从前能为大清创造巨额外汇的茶叶,将不再是清朝的“绿色黄金”。

《绿色黄金:茶叶帝国》回顾了英国的殖民史,还深入探讨了英国境内茶叶的来源与饮茶仪式——艾伦·麦克法兰

无疑借用了陆羽的框架,写出了这本英国版《茶经》。哦,对了,陆羽《茶经》英文版译名正是 The Classic of Tea: Origins and Rituals(《茶经:起源与仪式》)。

## 为了一壶茶,人类可以疯魔到什么程度?

荷兰学者乔治·范·德瑞姆觉得有必要做个全球版《茶经》。历时30年,《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终于问世。中译本134.1万字,从体量来看,字数是英国版《茶经》的六倍多,是陆羽《茶经》的191倍。全书12章,前六章相当于陆羽《茶经·一之源》的扩展版,作者以浩瀚篇幅重绘了茶叶在全球生产、传播的地图和时间轴。

乔治·范·德瑞姆以俏皮文风写就的大部头巨著,金句频出,看似云淡风轻,但是,这种举重若轻的风格背后的代价,是30年的田野调查与艰巨努力。虽然出行有飞机,搜集资料有互联网、写书有电脑,但是,若从调研的难度系数和艰苦指数来看,这部全球版《茶经》与大唐陆羽历时30年用脚步丈量中国领土、用毛笔写作、废稿无数的艰辛程度相比,可谓不分伯仲。

这部体量豪横的全球版《茶经》也再次证明了一点:陆羽提供的理论装置和研究框架非常好用。毕竟,全球化时代的茶文化研究者,仍然要解决陆羽当年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能喝到一壶好茶?如何在饮茶的同时不伤害环境?

围绕核心问题,还得解决若干衍生问题:好茶的标准是什么?全球化时代的茶叶种植、生产流程能否“天下大同”?茶园该如何打理才算是“可持续发展”?

最近这400年来,一个庞大的集生

产、运输、拍卖、广告、销售为一体的茶叶产业已经形成,并左右了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

茶叶消费模式的巨大转变,给地球带来了更大挑战。在只有风炉和茶壶、茶碗的大唐,禅门茶道成为艺术生活的标杆。那时没人倡导“慢生活”理念,因为时间轴的推进本来就不快。陆羽在寺院里跟皎然的朋友们对饮、写诗,有时一坐就是半天。而在一次性纸杯、茶包盛行的当下,诗歌只是印在瓶子的标签上用于促销的手段。

时至今日,茶文化研究者的话语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茶道”发展到“茶氨酸”“儿茶素”“茶黄素”“茶红素”等——充斥着化学感的词汇在学术刊物中大行其道,名为“茶科学”的新学科也应运而生。陆羽当年在《茶经》中提及煮茶时适当加点盐的做法,也得到了合理解释:这么做,可以给人体补充电解质。陆羽用“一沸”“二沸”“三沸”描述的不同水温状态,在现代温度计和恒温控制器的协助下,也有了精确的数据支持:大抵涵盖了75—100度的水温范围。

茶学和茶科学的研究范围虽有重叠,但其区别还是很大,茶学研究往往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擅长的领域,而茶科学则通常是理工科出身的科学家的特长。乔治·范·德瑞姆怀着一网打尽茶文化所有关键词的野心,对于两者都有深度涉猎,他对于全球化时代茶业生产、供应链上所有环节做了事无巨细的复盘,并将近年来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做了充分的盘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这本书堪称现代版的“茶文化百科全书”。

## 延续《茶经》的努力,升级找“茶”的技术含量

陆羽在《茶经》中虽然指出了“茶”字在汉字中的近亲有哪些,但他并没有点名“茶”字到底是什么时候通行于世的,并且,陆羽也不可能追溯其他国家的“茶”字词根是如何演变的。

乔治·范·德瑞姆接过了陆羽传来的接力棒。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专注于语言学研究,曾为林布语、杜米语、邦唐语、宗喀语等写过若干语法书,还收集过以前不为科学所知的洛普语、工德语、黑山门巴语的第一批语言数据。

语言学家的专业素养,对于乔治·范·德瑞姆写作全球版《茶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他在

《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的第一章中,梳理了源于古跨喜马拉雅语系、古澳语系的“茶”字词根,以及中国“茶”字在古代和现代词根的发展脉络,并充满信心地给出结论:“语种的多样性表明定居在喜马拉雅走廊的诸多人群都是非常古老的,而今天的中国、老挝、缅甸和印度都是现代民族国家。”

陆羽当年在《茶经》中语焉不详的“茶”字的真实起源,其实是学术悬案。海外学人也一直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去世前指出:“茶”这个汉字本身并不古老,因为无法证实这个汉字在唐朝中期之前就存在。

重返历史现场,需要学习,更需要想象力。乔治·范·德瑞姆两者兼具。目前唐朝《茶经》的刻本或手抄本已不复存在,市面上流传的《茶经》一般以南宋咸淳刊《百川类纂》本为底本,参校明代以来的多种版本。所以,围绕“茶”字源起的悬案,仍未告破。而乔治·范·德瑞姆以令人惊叹的渊博学识与洞察力,对于“茶”字的来源,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茶”字有可能就是陆羽的朋友皎然造的。他给出这一猜测的主要依据是出土文物,尤其是石碑上刻文的变化。在雕刻于公元779和798年的石碑中,茶以“茶”的形式出现。但公元841年和855年的石碑以及后来的石碑中,则都写作“茶”。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汉字的“茶”字,在陆羽《茶经》之前,并没有出现的证据。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古汉语中,由同一个表意文字来指代、表示两种截然不同物质的情况是存在的。“茶”字就有多种含义。皎然很有可能就是在指导陆羽写作《茶经》的时候,作出了一个大胆发明:将有多种含义、容易让读者迷惑的“茶”字减去一横,换成“茶”字,专用于指代陆羽研究的那种饮品。

乔治·范·德瑞姆带着历史学家的宏观视野与语言学家的细腻笔触,纵横古今,跨越学科界限,耗费30年心力完成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这部巨著,但无论其研究怎么全面,总体而言,仍然是夹杂着选择性抽样样本的研究结果。值得赞叹的,不止是他的渊博知识与匠人精神,还包括其写作初心。面对人类集体掠夺所造成的地球生物圈变化,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现在都是在做一个宏大的实验场中充当试验品。他的写作,或许能为改变全球茶行业的盲目竞争情形做一点贡献。

人与自然

## 世外桃源一蟹浮生

■ 郑从彦

每个人都渴望诗意地生活。静下心来,调整呼吸,拥抱自然,成为越来越多现代人减压的选择。殊不知,我们的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教给了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顺应自然节气生活,与自然万物相生,过好春夏秋冬每一天。

对作家晏黎而言,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她所熟悉的。熟悉山水,让她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了更深的理解;熟悉古城,让她对中国千年历史有了更多的体会;熟悉写作,让她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新的认识。《桃花与蟹》一书便按照时序分为春(春)、夏(夏)、白(秋)、玄(冬)四季,细腻且平实地呈现每季中人们最常见到的桃花、檐廊、帘幕、山水、艾草、琴棋书画、迷雾、秋蟹柿子、消寒图等平凡而典型的风物意象,同时关照其渊源承袭、审美氛围和今昔对照。

“尽日西湖夸柳嫩,桃花得气美人中。”春天的桃花轻盈明媚,自带美人气息。若是与和暖的春风一相遇,便胜却人间无数。桃花是人们眼中常见的花木,年年岁岁总相见,不仅让春天多了许多生机盎然,也让生命多了许多美好回忆。晏黎对桃花的喜爱,浸润在她的文字之中:“‘夭夭’与‘灼灼’这个搭配很合乎常理,在古人的认知中,女子正该以盛时而嫁,明媚春时,风华正茂的少女从夭夭灼灼的桃林中经过,踩着一地的桃花瓣,走向前途未卜的人生。不管后来如何,这一时刻总是很美的,桃花得气美人中。”思虑过往,着眼当下,那艳丽的桃花,总会让繁忙的日常放慢脚步,也总会让焦躁的心灵往通自然。这是自然风物的无敌魅力,这是大自然的神奇美妙。虽然人们总喜欢求新、求异、求前所未有,但有时平平淡淡才是真。一朵桃花的真,一树桃花的真,一片桃花的真,是切肤的风物,是时间的馈赠,是世外的桃源。

若秋天有颜色,那螃蟹的红一定是代表色。暮秋一到,螃蟹成熟,大口朵颐,妙哉爽哉。想必晏黎对螃蟹也情有独钟,一定会像她的吃货闺蜜李渔一样,对螃蟹“不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则绝口不能形容之”。在晏黎看来,吃蟹已经不是日常的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大到可以看见人间繁华与沧桑,大到可以洞悉世间真谛与奥秘。正所谓“一手持蟹螯,一手执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吃的是螃蟹,品的是人生。

桃花与蟹,是晏黎与自然往通的媒介。除此之外,她还赏春雨,拥抱春天的温润;遇彩虹,收获极致天气后的意外之喜;读《牡丹亭》,见证眼前的姹紫嫣红总要付与未来的断井残垣这一惯性。她回到夏日故乡,展开异乡人哺育故乡人的记忆;挥动小扇,指出难得的惬意与安宁;铺上凉席,与王维一起“枕席生云烟”。她秋至洞庭,就算只见面水和草而已,却觉得得到了一整个时空;于中元思故人,宽慰对往日失去的遗憾,也消解对前路未知的惶恐;在中秋望明月,浅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她立于柿子树下,闪过“柿柿(事)如意”的吉祥念头,心生愉悦;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可,最好是像父亲一样就着杯沿小口小口地啜,神情陶醉;年关相聚,最好的样子当属围炉,大家不妨慢下来,停下来,与珍视的人共同回顾这一年中的往事。

在晏黎的笔下,风物从来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她知道,它们从不会远离。



《桃花与蟹》  
晏黎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一位精神的飞行者

——读《我是炸药!——尼采的一生》

■ 付杰

述了他的生命历程是如何催生出一部部富含理性与沉思的哲学著作,以及这些哲学著作又是如何构成了他一生中最为绚烂多彩的人生风景的。

尼采极为喜欢品达《皮西安颂歌》中的一句话:“认清你之所是,成为你之所是。”一个人对个体命运和宏大主题的追求与探索,其实也是对内心自我的反复审视与观照。自我是外部世界的桥梁,只有认清了自己,才能走出洞穴,成为真正的自己。尼采身为牧师之子,成长于一个虔信基督的家庭,本应承继父辈道路的他,却逸脱于既定的路线,不仅大胆宣称“上帝死了”,还成为了“西方历史上最坚定的敌基督者”。在这一过程中,阿图尔·叔本华和理查德·瓦格纳是塑造尼采哲学观的两位重要导师。

叔本华是对尼采产生深刻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甚至被后者称为“我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教育者”“我的先驱”。他是公认的悲观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和宿命论者,尼采曾疯狂痴迷于叔本华的哲学,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除了叔本华,瓦格纳也是尼采的“偶像”。两人于1968年11月相识,31岁的年龄差,使得瓦格纳更接近于尼采生命中的“君父”。在尼采担任巴塞尔大学语言学教授期间,瓦格纳恰好定居在相距不远的卢塞恩湖畔的特里布申别墅,出于对叔本华和音乐的共同热爱,以及对无神论的深刻认同,两人开始了频繁的

交谈。正是在这期间,尼采写出了第一本著作,献给瓦格纳的《悲剧的诞生》(原名为《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

但最终,两人在尼采心目中都滑落了为“偶像的黄昏”。尼采在成为己之所是道路上,都是先仰望,继而跨越了这两座高耸的大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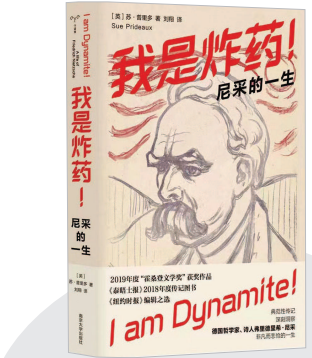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洞察了“理性与本能、生活与艺术、文化世界与人类”之后,提出了著名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体现在雕塑、绘画、建筑以及梦境之中,与叔本华的“表象”相对应,其原型为太阳神阿波罗;酒神的原型为狄俄尼索斯,体现在音乐和悲剧艺术中。尼采一直自称狄俄尼索斯的门徒,他是最高烈度的炸药,是精神的飞行者,是逝去上帝的继承人,在迷醉与狂喜的状态宣告了上帝的死亡,并在雄厚的地基上筑建起了崭新的哲学大厦。1879年,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语言学教授之职,开始以一个漫游者的形象行走于欧洲的土地上,尤其是在尼斯、锡尔沙-玛丽亚和都灵三地,他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家园和哲学思想的孵化地。

1888年9月,尼采回到了都灵,这座让他感到年轻、健康、充满活力的城市。1889年1月3日,当尼采在大街上看到马夫用皮鞭抽打他的马时,瞬间陷入了失控。他冲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那匹马,然后瘫倒在地。尼采疯了!他已不再是狄俄尼索斯的门徒,他就是狄俄尼索斯。

天才与疯子,或许中间只隔着一部杰作。写下了多部哲学杰作的尼采,实现了天才与疯子的统一。尼采的疯狂,并非瞬间的崩塌,在《曙光》中他已表达了对疯狂的渴望:“啊,赐予我疯狂吧,来自上苍的力量!只有疯狂才能使我真正相信自己!”这段1880年写下的句子正如箴语,预示了尼采后来的命运。这捆威力无比的炸药终于爆炸了。而在《我为什么就是命运》中,有句话同样让人动容:“我非常担心有一天人们会称我是‘神圣的’。我不想做圣人,宁愿做傻瓜……也许我就是个傻瓜。”后来的事情则是:从来没有一个傻瓜被置于如此神圣的地位,除了尼采。

尼采信徒众多,有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里尔克、安德烈·纪德、詹姆斯·乔伊斯等作家和诗人,还有希特勒、墨索里尼这样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尼采的超人哲学被别有用心之徒改造之后,在侵略战争摇旗,为种族清洗张目。在本书中,作者为被污名的尼采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指出了尼采的思想是如何被歪曲和误解,进而沦为刽子手的道具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助推了尼采哲学的传播与接受,纳粹政权更将之引入己方阵营。在尼采死后,他的胞妹伊丽莎白垄断了尼采作品的著作权和尼采思想的解释权。作为一个反犹主义者,伊丽莎白与纳粹沆瀣一气,任凭他们从尼采的思想库中拣取为强权开路的理论武器,加剧了尼采哲学



《我是炸药!——尼采的一生》  
[英]苏·普里多 著  
刘翔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其自传性著作《看哪这人》的《我为什么就是命运》一文中,尼采以顽固的自信道出了他的宿命性:“我知道我的命运。有朝一日,我的名字将与对某个重大事件的记忆密不可分——某种地球上空前未有的危机,一场最深刻的良心冲突,一项与人们迄今所相信、所要求、所奉为神圣的一切相悖的决定。我不是人,我是炸药。”果如其言,尼采如今已是伟大的哲人王,他的哲学思想也在人类文明的圣殿中熠熠生辉。

《我是炸药!》的作者苏·普里多以冷静客观的笔调,呈现了尼采卓越而又悲凉的一生。这部传记刺破了这位哲学巨擘的面纱,描绘了一个真实生动、丰富多样的尼采形象。根据尼采“所有哲学都是自传”的理念,记录一位哲学家的人生,必然无法脱离其著作和思想,作者将尼采的人生与作品巧妙地融合起来,讲